



459
77650
40351

民國野史目錄

總統壽辰祝嘏記

國史館長介壽之小啓

馮上將軍雙壽記

長老賭壽之佳話

粵巡按署慶壽誌

江西之三星獻壽圖

陶然亭雅集之儷啓

章一山却聘記

葉德輝之文藝談

辜鴻銘之憤慨

創議復辟之健將

王筠與譚貝勒齊名

三湘耆舊傳

無獨有偶之假官

民國野史目錄

13

MG
R258

戚揚遇瘋記

願作鴛鴦不羨官

劉文嘉第二

吳營長之威風

使君淚滴牡丹江

法曹不法

何苦陶氣呢

張大帥晉京記

孫總長流血

王湘綺與史館

張彪重入鄂州城

嗚呼王治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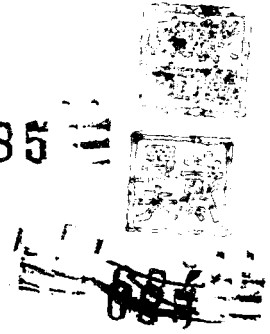
死矣劉鼎錫

知事試驗之笑柄共十二則

685



3 1764 4883 9



民國野史目錄

民國野史

毘陵劍欽李定夷編

壽星集

●總統壽辰祝嘏記

民國三年九月十六日爲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壽辰。袁大總統自就任正式總統以來。此其第一次壽辰也。大總統本誕生於前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此次以九月十六日爲壽辰。蓋以清時用陰歷。民國用陽歷。月日時有參差。當六月間。總統府禮官處。曾查陰陽歷對照表。是年八月二十日。適爲陽歷之九月十六日。又查英皇誕日。其國際觀見在六月三日。而家人慶賀則在六月二十二日。遂援外國分兩期祝嘏之例。擬定陽歷九月十六日爲中外觀賀之期。陰歷八月二十日爲家庭慶祝之日。適東西



(南)

列強兵戎相見。大總統以各國元首方枕戈待旦。豈可因壽辰過事。鋪張諭令。停止筵宴。及覲賀與外交上之茶會。以爲憂時勤政之表示。於是吾人欲紀其盛。以伸慶祝之忱者。忽減少若干材料。然躬逢慶典。不能不搜羅各種事實。以爲臚歡之助焉。

各國君主及總統之壽辰。多親自出外舉行閱兵禮。其初亦擬援例舉行閱兵地點。擬在天安門外。其司令官將於段祺瑞王士珍雷震春三人中擇其一。惟天安門外兩旁均係前清所設朝房。日前市政公所將此朝房拆毀。成一空地。塵土堆積。頗不平坦。十五日令兵士多人。剗平。用輕便鐵路搬運。以免障礙。然爲時太促。盡一日之力。仍不能平。統率辦事處乃傳知改爲十月一場熱鬧。徒令人望眼欲穿耳。

祝壽典禮雖已停止。並由外交部告知駐京各國公使。然恐外賓仍有情殷。

入觀者若無人接待未免酬酢有疎特派內史二人在典謁室招待並照料簽名事宜而英比等國並送有祝賀國書由外交部轉呈至於清皇室本與各國情形不同仍派親貴至總統府觀賀並致駢四儷六之祝詞其手筆則出自前清南書房行走至今猶戴假髮辦子之袁勵準也。

一切禮儀雖均從簡然國民慶祝情殷內外城之大街小巷無不高懸五色國旗各衙署各學校均放假一日以誌慶祝而出入總統府之新華門亦紮青結彩以爲點綴十六日上午六時軍事顧問及侍從武官爲一班入內觀賀大總統仍衣便服出見其後統率辦事處各員爲一班國務卿左右丞各部總次長內史處及政事堂諸人又爲一班其入府觀賀者如是而已此外簡薦任各官僅遞名柬者居多約法會議及各部中且有開一名單派人送往掛號者。

政事堂接到各省來電。詢問對於大總統祝賀公文。應用何種程式者。一而足。政事堂以此項公文程式。未曾規定。復電以電賀爲宜。以故所到賀電頗多。又有派員來京貢獻方物者。貢獻之物。內有織花夏布。四疋者。疑係江西之長官所獻。大理石屏風一座。疑係來自雲南。或雲南人者。然大總統恐其踵事增華。多已辭却不受。

有人以大總統手創民國。其功績在人耳目。不可不譜諸樂歌。以垂不朽。而頌無疆。雖其所纂樂歌。並不見佳。然歌功頌德之忱。亦自不可埋沒。其歌曰。智。周。八。表。惟。我。公。目。明。耳。聰。德。霽。五。族。惟。我。公。嵩。高。岳。崇。手。挽。狂。瀾。兮。障。百。川。而。之。東。巍。巍。蕩。蕩。兮。不。私。天。下。於。已。躬。祝。二。多。與。九。如。兮。堯。天。舜。民。民。罔。常。懷。懷。有。仁。敬。祝。我。大。總。統。萬。萬。春。

●國史館長介壽之小啓

湖南靖武將軍湯薈銘。以國史館長王湘綺氏爲一代儒宗。特授優禮。三老之義。仿登堂介壽之儀。特具通啓。遍告同人。假定楠木廳爲介壽地點。其啓文曰。

敬啓者。陰歷十一月念九日。爲國史館長王湘綺先生八秩晉四壽辰。北海清尊。東溟景福。輟蘭臺之史簡。還通德之珂鄉。遂駐旌帷。更通賓客。評松頌柏。吐故納新。望岳雲而輝映。冠裳挹澧。蘭而芬生。几席茂叔。見光風之度。魏公居畫錦之堂。千叟呼儔。九老在座。昔者虞夏。憲言聿尊。齒德晚近。岡陵稱頌。共挈壺觴。矧薈銘宦游鄭公之鄉。久濡經師之澤。蒲輪就道。欽聆德音。青兕度關。早迎紫氣。謹援優老引年之義。並仿登堂介壽之儀。稟經致虔。崇賢美俗。鹿鳴夔夔。樂鄉飲之大賓。兕觥油油。侑公堂之春酒。夫惟大雅。式伸北斗之尊。敢告同人。競獻南山之什。賓主輝乎三絕。賢俊萃於一堂。如翁蘇齋。

爲東坡作生辰。仿袁漚口代南皮書壽啓傳爲盛事。佐此歡呼。統希公鑒。

●馮上將軍雙壽紀

朔風凜烈。寒氣逼人。無衣無食之小民。蹠躩於道。歎噓盈耳。淒涼滿目。凍餓而死者。寧垣以內。當以數十計。荒村野縣。不可得而知矣。兼以天時乾旱。人心惶恐。米珠薪桂。百業凋零。欲述一二歡喜事。迄無可道者。恰值宣武馮上將軍華甫與其夫人周女士。道如百歲雙壽堂。皇富麗炫耀。一時視彼道路。餓孳奚啻天上神仙也。

馮上將軍年近六旬。其生辰爲陰歷十二月初四日。初十日乃周夫人四十大慶。巧合百歲雙壽。爲古來名臣大將罕有之盛事。故大開東閣。廣宴來賓。以爲一時佳話。惟禮節既隆。重職務。遂繁多。特委將軍府軍需長張調臣。副官長何紹賢爲承辦正副主任。一切收禮會計指揮庶務。由各課長課員分

配担任招待外賓爲交涉員馮國勳軍械所長高孔時政界爲金陵道尹王舍棠財政廳長蔣懋熙軍界爲憲兵司令陳調元金陵鎮守使王廷楨商學兩界爲警察廳長王桂林台營官地局長孔慶塘將軍府衛隊司令馬溶軒江寧縣知事樊溥霖條理井然。

府門以外高紮松柏牌樓一座中以電燈編成匾額一方文曰共慶昇平東轅門爲國恩家慶西轅門爲人壽年豐照壁牆上亦用電燈編成五色國旗兩方週圍牆緣安設電燈千餘盞遙遙望之如火山銀樹光照數里由大門以至大堂亦沿屋設電燈綵棚二門電燈匾額係壽山福海四字大堂以內所懸大紅緞子摹本壽幛約三百幅二堂卽爲壽堂中懸綵繡男女壽星案上陳列之八仙獻壽蠟燭約三尺高兩邊所掛之泥金壽屏光彩煥發目爲之迷其他鋪陳之華美燈燭之輝煌幾疑非人間所有筆難盡述矣。

府內由大堂以至大門。皆有衛隊兩行鵠立。大門以至轅門。悉警察分班守衛。道中則車水馬龍。往來如織。路人祇可遙立而望。稍近轅門一步。輒遭驅逐。府內有職務辦事之人。均掛紅花一朵於胸前。以爲符號。否則難近雷池一步也。

初十日（卽陽歷二十四號）清晨九句鐘。由承辦正副主任率領本府全體員司。着常禮服。至壽堂前。向上行三鞠躬禮。馮上將軍西向立。亦還三鞠躬禮。然後依次而退。外來本城文武各官與商學兩界。均由各招待員率領至壽堂前行禮。設筵款待。山珍異味。羅列滿几。軍樂新戲。各奏其長。賓主歡呼屬僚。欽仰奢華富麗。爲前代疆臣所未有。若非馮上將軍功蓋寰宇。名垂民國。盍克臻此。雖然。若以今日之壽禮。壽筵。移賑求一粥而不可得之哀鴻。則江蘇省內。不致有因凍餓而填溝壑者。上將軍之功德。更無量矣。

●長老賭壽之佳話

美國社會學泰斗市俄古大學教授司達博士。常游日本。與大隈伯交情甚密。一日大隈語博士曰。觀君身體甚健。或當爲長壽者。博士曰。然。吾自信可活至百二十歲。大隈大笑曰。吾確自信能活至百二十五歲。博士曰。然則吾與閣下誰爲長命。今尙在不可知之數。卽以此事爲賭。何如。大隈快諾。中華民國之長老伍廷芳者。最近衛生之實行家。而司達博士之故交也。博士因遺書伍氏。勸其加入此賭壽之團體。伍氏復書博士云。聞君與大隈伯共以長命爲賭。實爲雅人趣事。以閣下及大隈伯之身體健康。衛生得宜。當能各得高壽。然僕之健康遠在兩君之上。其壽命必較兩君爲尤長。（按伍氏常自言能活至二百歲以外者）他日必能領取賭金於閣下及大隈伯子孫之手。請早準備遺囑爲幸。此書一出。美日新聞均視此爲一極有趣味之賭。

博。但未知最後之勝利終歸何人耳。聞大隈伯今年七十八歲。伍廷芳今年七十二歲。可達博士年最少。才五十七歲云。

● 粵巡按署慶壽誌

民國三年六月十一日。爲粵巡按使李開侁太夫人雷氏八秩壽辰。卽於署內設筵稱觴。自東西轅門起。均擺列生花盆。景滿掛日本燈籠。入轅門百餘步。卽至頭門。門前懸掛綵紅各柱。繞以榕樹葉。沿路有生花盆。景點綴。並有用花砌成大福字五個。大堂口則有生花橫額一面。題曰仁壽同登。二門則有五色縐紗結成蝠鼠。啣一壽字。滿佈電燈。其壽帳壽屏等。則觸目皆是。極其金碧輝煌。是處左便爲四司辦公所。右便爲巡按使住眷。各來賓到署道賀。卽在此處行禮。再進爲新建洋花廳。正中高掛鄧警廳之壽帳。精緻絕倫。其右邊壽帳。則滿繡嘉禾。係四司所送者。款式亦佳。又實業司辦公廳之戲。

檣除裝配種種景緻。外棚面復以生花砌成各種故事香氣四溢。樸人鼻觀。來賓觀劇均登樓上。樓中羅列籐椅數百張極爲齊整。而巡按使以是日來賓均屬重要人物。特令該署副營官馬爲驥加派濟軍巡邏。故兩便迴廊軍隊滿佈。並發出襟章給與辦公人員佩帶。以便稽查。各文武官員之到署道賀者。車水馬龍。尤極一時之盛。女賓之到署道喜者。亦絡繹不絕也。

署中人員。是日并准給假一天。以誌慶典。惟署前一帶地方。恐有閒人溷迹。故正南街華甯里南頭及衛邊街華甯里北頭兩處鐵閘。均加派軍士駐守。東西兩轅門。不准閒人來往。署內則由警廳派撥一區警察廿名。二區警察廿名。並由金庫撥來特務警察十六名。到署服務。所有出入人等。均歸警察盤詰。非佩帶襟章者。不能闖進。國中興戲班上場。搬入大小戲箱時。亦搜查一次。始行放進。旋指定二門內東便過路。爲該班伶人往來之地。每人給以

一票。俾作出入憑證。九日三時。戲經開演。先演香山。大賀壽。續演男女加官。聞因有人愛閱。小生聽拉車受辱。千里胸演說警夫。二劇故特先演。此二齣也。

搭棚燒放之大串砲。係由東莞購回者。長共十二丈。因烟花棚吹跌。不能高挂。分爲十二截。分次燃放。厥聲甚响。紙色尤佳。滿佈地上。燦爛如堆錦。是日巡按使委財政司長嚴夢繁。教育司長李守一。在二堂充招待員。內務實業兩司長則在戲檯下招待。一切來賓。女界招待員。則派某司長夫人爲領袖。入夜後。萬燈如雪。鼓樂齊鳴。尤爲熱鬧。據熟悉官場者言。謂在該署演戲祝壽者。除前清瑞麟及李翰章二人外。此實爲第三次之盛會。

此次所用筵席。除在廣府前玉醪春酒樓及衛邊街貴聯陞定製外。並在本署廚房預備壽筵。連夜添築爐灶。俾臨時得以烹飪。此次各官均有禮物饋

送巡按使最注重之品。則爲屏幃。一時以此爲太夫人壽者。以千計。鄧廳長所送之壽幃。殊稱貴重。價值六百餘金。係以縐紗製成。繡出花草人物。其闊一丈六尺。高一丈三尺。其餘紗羅綢緞。不能枚舉。由二門直至後堂。大有錦帳四十里之象云。

此次李太夫人慶壽。有一事頗爲美中不足。九日未刻。老城地面。遙望天際。忽起烏雲。以爲大雨將臨。不料忽起狂風。繼以細雨。頃刻是時。公署照牆內。新搭之烟花棚。尙未竣工。各棚匠正在支搭。致被旋風吹倒。各棚匠當場跌死四名。重傷四名。公署立電召消防隊及救傷隊。馳至將竹木鈎開。傷者昇送醫院醫治屍身。四具立傳衛邊街某壽板店備棺收殮。查該棚廠係番禺直街黃財合所承接。由築橫沙燦記代搭。原定高度十二丈。因在署內洋樓。可以觀望烟花。故必如此之高。方適於用。惟此等高棚。原應掘深地脚。今祇

從地面起。搭兩旁。僅挖起一磚。故遇風。卽倒。釀出人命也。聞死者四人。係梁厚黃燦黃錦梁蘇。重傷者四人。曾七倪忠夏華石華。內有一人因傷過重。抬至半路而死。事後李太夫人聞報。飭將死者每名給卹費二百元。傷者給醫費數十元云。

●江西之三星獻壽圖

江西豫章道尹何剛德。於民國四年一月三十一號。爲六旬大慶。早由政務廳長陳嘉善高等審判廳長朱獻文及道署人員發起祝壽聯屏。以致一般屬僚。聞信紛往簽名附份者。頗不乏人。何以恐遭物議。不願舉動。是日黎明。時卽乘肩輿赴南新兩縣。粥廠巡視。藉以躲避。似此以觀。尙屬廉吏也。

富紳鄒匯川。經商起家。富至二百多萬。毫無做官思想。現仍在吉安故里。行止舉動。頗爲樸實。其子鄒日燿。係存記道尹。現奉財政部充陝西清理官。

產處處長。尙未赴差。卽在贛垣借用江南會館。以爲其父。匯川七旬。晉一。其母羅氏六旬。晉一慶雙壽。請托某重要人物介紹。李昌武將軍。戚巡按使。及各官長。致送壽屏。壽聯。爲數頗多。自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起。大開壽宇。三天。召集梨園子弟。晝夜設席唱戲。以娛來賓。賀客滿堂。極爲熱鬧。聞鄒子擬將此項重要人物所送聯屏。不日寄回吉安。懸挂家廳。以光門楣云。

巨紳歐陽霖。現年八旬。其子歐陽熙。其壻李盛鐸。及各親友。均自己或派人來贛贈禮祝壽。召集梨園子弟。設席唱戲。大開壽宇。李將軍戚巡按使。均登堂慶祝。賀客盈門。頗爲熱鬧。事後收拾壽場。檢點物品。詎大廳內陳設之瓷。器。麻姑一尊。忽然不見。此麻姑前在巴拿馬賽會。有人出價數百元。尙未允買。歐陽君殊歎可惜。函警察署及兩懸查緝。以期合浦珠還云。

遺老傳

陶然亭雅集之儷啓

王壬秋爲清末欽賜檢討。年逾八秩。精神矍鑠。在吾國文學界素著英聲。民國三年由湘入京。就國史館長之任。由袁勵準發起。徧邀前清翰苑中人。萃集北京城南陶然亭。爲文酒之會。王賦五古一篇。傳觀索和。韻押十灰。蠅頭小字。書成楷法。與會者計五十餘人。陳弢庵於在京翰林中。科分最老。而爲清室師傅。日須入宮。至鐘鳴三下始到。此次約集同人。先發出一公啓。啓云。自頃風塵傾洞。盍簪漂歎。金閨秘闥。俱成天上。每尋仙蝶之衙。尙識棲鴉之樹。雖故宮落葉。悵隔前朝。而春苑烟花。宛然舊影。金鑾深掩。疇問殘鐙。芸閣淒清。淪爲廢廡。槐半凋而未死。夢已全非。蘭在紉而自芳。佩寧改度。攄懷舊。

之蓄念歎嘉會之難常哀豔百重頌感千壘幸茲城闈清晏花事方滋正值
湘綺先生翩其來游軒車戾止羣方驩竦吾黨詠歌先生以伏生九十之年
丁遜國百六之季未躡鴻博之軌而除日遙符恥爲金馬之待而弓招屢賦
近殊竹垞侶屈宋於衙官遠軼蘭陵理周秦之墜學名山自闕荃蕙彌馨三
館邈其清塵衆芳歛其歲晚孤桐乍御欣接瑤徽萬柳雖湮聊尋故事江亭
隱樹南窪之碧葦初芽春甸覆花西山之白雲在望跂遲巾屨來共山檣召
盪寇以監廚呼步兵而具酒曲水三月楔事方闌山陰一觴詠言靡歇旣續
唐賢大羅之夢且試海外寫眞之術天涯接几明鏡流年影事成圖詩歌盈
路庶幾靈光位景長在人間焦尾安絃毋忘爨下秀山李稷勳撰

●章一山却聘記

章稷不受禮聘京華人士傳爲美談當時政事堂聘章書曰

一山先生道席五月二十七日。奉大總統諭。章棧由政事堂優禮函聘等因。伏維先生亮節夷冲。靈修醇粹。然龍燭以照海雲。夢胸吞建翠。拾以翳霄。天風背負。在昔提衡。譯學陶育。英髦飲人以和。其心皆醉。說士不置。此肉尤甘。變化瘠醯。材欣呈驥。剗阮凡僞。鏡世照神。導古今治亂之淵源。目如流電。發文武張弛之樞要。口瀉懸河。固已識賅三微。學貫九變。貴游畏其折角。儒修重其昭臆。矣茲者元黃初奠。蒼赤未甦。應變解紛。披艱。搆穢。切旁求於俊乂。應禕候於貞元。宏景山中。本殷懷於濟物。鄴侯架上。儲祕籍以醫時。禮有重於元纁。漫擬到門。凡鳥音實。企夫金玉。不徒空谷。維駒貯盼。巾車敬飭。館驛元龍。非餘子可及。論心無間。形骸孝章。有天下大名。抵掌自舒。肝胆宣風。烈而調穆。羽底於平成。滋雲液而飫醴。泉起茲庭。羸誠斯世之大幸。亦千秋之嘉會也。謹肅敦聘。祇頌道綏。大總統府政事堂啓。

章氏答書曰。政事堂鈞鑒。日前浙江巡按使署寄來鈞槭。過采虛聲。加以藻飾。優禮來聘。不勝惶愧。少習經史。長官京朝。頗亦歷練。當世之務。特自辛亥。一病至今。從前所學。都不記憶。頃惟杜門養息。以終餘年。敦聘之禮。萬不敢承。敬謝敬謝。維祈亮察。祇頌鈞安。章稜頓首。

●葉德輝之文藝談

近有日人某君往訪湖南名士葉德輝。談及文學戲曲之事。葉君云。說文爲一種東漢人實學。不可以鐘鼎銅器篆籀目之。研究此書最要之門。戶前清乾隆時。儒者似猶未知。日本人亦罕有精造者。然其學甚難。鄙人於此已研究三十年矣。頃如劇曲亦極難學。恐不能輸入日本。蓋中國人情風俗方言。皆與日本不同。不能僅如詩文之同文也。王國維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則恐難洞曉其源流。現今戲曲之脚色。還不如二十年前此等歌舞。

之事亦隨文治爲盛衰。近十年以來政府不注重文學。故此等戲曲現時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爲譚鑫培。第二則劉鴻昇。譚本老脚喉音清轉。尙有先正典型。劉則自作聰明。不知停頓開合之妙。每聽其音輒爲之心急。生懼以其唱時忽高忽長。恒恐其不能落韻合拍也。此種弊病致使聽者衷曲不暢。至於秦腔則其音躁急。令人聽之心煩矣。

● 辜鴻銘之憤慨

辜鴻銘精通十數國文字。於西洋史學詩歌。尤研究不遺餘力。在歐西各國頗著文名。所譯之四書亦傳誦一時。前爲張文襄幕僚。以剛直爲張所器重。所著尊皇篇一書。盛稱慈禧太后之才能。可比英后維多利亞。見者無不奇之。前清宣統初年。南洋公學校長唐慰芝先生。聘爲教務長。武昌起義時。嘗著論刊登字林報。力詆革命。當時人皆非之。因受南洋學生之排擠。卽字林

報之記者亦謂其讀書太多。神志不免淆亂。前年入京爲奧國使館及五國銀行團繙譯。旋充英文京報記者。著作雖不多。觀而精美。異常讀之。殊有味。其後因中國婦女問題。辜深以中國新流行之風俗爲不佳。致與京報記者陳友琴大起辯論。嘗見其刊登英文北京日報詩中有千古傷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漢臣女亦欲作胡姬之句亦足見其痛恨切齒於女界新人物之一班矣。近聞清幼帝擬聘一英文教師。此項教師頗難得人。緣所定資格極嚴。必爲中國人。曾爲前清官僚。富有舊思想。學問又深邃者。方爲合格。辜有被聘之望。然彼雖精於各國語言文字。往往以舊腦筋發新議論。總覺不合時宜。而辯子至今未剪。亦爲一般學者所詫異。今民國國極有名望之人。未剪辯子者。大約不過上將張勳及國史館長王闓運耳。辜之不剪辯子。與若輩大老同一觀念。誠可異也。

●創議復辟之健將

勞乃宣自青島戰事發生後。原擬前游曲阜。謁聖廟。拜孔林。再往泰山讀書。高隱。嗣以山居雖佳。終嫌荒涼。漱石枕流之風言之似易行之實難。况又身歷宦途。飽嘗繁華之滋味者乎。故不得已。暫居濟南。緣勞之快婿孔幼雲氏。亦聖裔也。方由曲阜移家歷下。其子孔祥柯亦嶄然露頭角者。（前省議會議長現財政部參事處行走）乃於公園之東南角。闢地鳩工。築西式樓十餘間。爲勞讀書之所。其地雖近塵市。而前臨青山。北俯黃河。桃李成蹊。楊柳垂蔭。每至天清氣朗。園內游人來往如鱗。見紅瓦鱗鱗。無不知爲勞先生之高臥處也。勞之性情尙。嘔強如故。除終日三餐外。卽執筆作書。皆痛斥時局。恭頌先皇聖明之文字也。所著有正續共和解二書。其後卽根本此書。謬議而倡復辟之說也。

●王埏與譚貝勒齊名

王爵牛萊陽人。清法部侍郎。雖非清流。而頗奉公守法。任京曹十餘年。無所表見。而以善書之名洋溢於京城之中。凡銀號錢莊酒樓茶館綢緞布店洋廣雜貨之牌匾對聯。幾無一非王之筆跡。有滑稽者爲作一對語云。有匾皆書埏。無腔不學譚。埏卽王名。譚謂譚鑫培卽大名鼎鼎之小叫天也。語雖近謔。亦係實錄。然考王之書法。骨格低下。實無可取。力摹翁覃溪。亦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鄉徐仁甫太史嘗謂之曰。子非善書。乃好寫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街頭崗警。植立如木偶。神筆索然矣。曹竹銘殿撰亦謂之云。汝終日在綢緞裏頭作生涯。蓋謂王善寫綢緞銀錢福祿壽等字樣。且日與商賈來往也。聞者皆傳爲笑柄。足以代表王之生平。光復後。王移家天津。旋至青島居焉。年餘以來。更大寫而特寫前之牌匾大字。僅見於京城者。今則

流傳於青島矣。性極頑固。於時事不甚通悉。其所親有勸以入仕途者。王漫應之曰。今尙可爲國乎。直騙局耳。黃縣淳于君與王有戚誼。其子肄業法政學校。一日謁王。王瞿然曰。爾亦至此乎。謂其剪髮也。其頑腐如此。日德戰事發生。王携眷到濟南。寓於城內葛貝巷。日軍到濟。王又將眷屬送至天津。已則留於濟南。栖栖遑遑。徒自苦耳。

●斯文又弱一个

參議院參政楊惺吾先生守敬於民國三年逝世。茲特將先生事迹。詳誌之。先生湖北宜都縣人。同治壬戌科舉人。曾任黃岡縣學及黃岡府學教授。選授安徽霍山縣知縣。由張文襄改保內閣中書。歷充禮部禮學館顧問。出使日本大臣隨員。湖北勤成學堂存古學堂總教。兩湖書院分教。通志局編纂等職。民國成立。充參政院參政。卒後。追贈少卿。生於道光乙亥年。卒於舊曆

乙卯年。享年七十有六。

先生二十三歲。卽舉於鄉。往來南北。所與游皆當代名人。生平著述甚富。經其考訂。刻行及題跋之碑帖不下數百十種。就中如日本訪書志。續補寰宇訪碑錄。隋書地理志考證。水經注考證。諸書尤爲精心之作。此外就所見宋元板本古書。刻有留眞譜若干卷。題跋碑板考證文字及詩文雜稿。有晦明軒稿若干卷。而尤以水經注疏稿本數百卷。補正全謝山戴東原諸家之糾誤。爲先生生平用力最勤考證極精之書。徒以卷帙繁多。無力刊刻。新會梁先生任司法總長時。曾將先生著述數種。代呈總統。總統許以由公家出資刻布。先生亦自言若親見此書出版。卽死亦瞑目也。

先生於光緒初元。隨侍讀學士何如璋。出使日本。使事之暇。搜求舊籍。凡彼都所藏古代先秦佚書。靡所不訪。日本訪書志之作。蓋成於是時。及遵義黎

庶昌。蕪齋代爲出使大臣。尤重先生。黎氏搜刻古佚叢書。所收舊本二十六種。均足以裨益多聞。顧先生自言。謂所收之書。不盡如原意。因黎氏自負通識。好自主張也。日本詩人如森槐南。經學家竹添進一。書家中村不折等。均與先生往復論學。中村善畫。兼喜作書。亦嘗問執筆法於先生。故日人至今言彼中六朝書派。自先生倡之也。

先生知名甚早。少時刻苦獨學。家貧。授徒自給。中歲授霍山知縣。亦未到官。書名重於海內。富商海賈。或奉幣請書。先生亦頗資之。以自養。所見碑帖。甚富。康有爲著廣藝舟雙楫。評書論字。士多宗之。先生在上海見之。卽席爲糾正。十數條。見者服其精博。張文襄興學兩湖。以先生爲鄂中老宿。甚禮重之。端忠敏尤服其碑板之學。舉所藏古今名人字畫碑帖。盡委先生考正。題跋。與長沙王益吾閣學先謙爲同年。至好論學之書。往來不絕。先生卒後一日。

閣學猶以書抵先生。京寓考論水經注凡數百言。蓋不知先生已易簀也。卒時孫光斐隨侍在側。長君道存已前卒。次君祇仲三君秋浦聞訃後均由湖北上海先後來京。先生家中食指衆多。常憂貧乏。惟藏書甚富。分存於上海北京者尙有數十萬卷。諸子亦頗能世其家。學總統恤令謂其學術湛深。著述甚富。碩德耆獻。海內知名。總括平生庶幾盡之。蓋自先生逝後不獨湖北少一老輩。卽東南耆舊亦凋零略盡矣。先生晚年自號鄰蘇老人。

先生之病實係中風。蓋與前此督辦浦口商埠事宜之沈秉堃同一病症。沈病終之前一夕猶與友人讌談甚歡。翌日乃不起。楊則於夜間出室便溺。溺已入室。遽爾長逝。亦可異也。按前清光宣之際大臣壽終多以中風。當時都中某報有插畫一幅。其圖狀已不可想像。第憶其所題字爲古大臣風四字。以風字解作中風之風亦殊俊妙。今以沈楊兩公觀之則此風猶被於民國。

也。

●宋育仁軼事

宋育仁因主張復辟謬議。由江統領會同京兆尹。派人監護出京。直回四川本籍。茲有京師人士述宋育仁歷史者。詞頗右宋。然於老悖身世頗詳。茲特錄之。以質諸海內外之留心公。是公非者。自復辟發生以來。外間知爲勞乃宣。劉廷琛所主張。勞有各種函件。新近發見。並有呈送國務卿請轉呈大總統之事。劉則於數月前辭謝禮制館時。曾洋洋洒洒。倡爲復辟之先聲。至近日則此兩人者。皆不知其踪跡所在。時適有大名鼎鼎之宋育仁。以嫌疑之風說。被逮於步軍統領衙門。以致全國人士。將此驚天動地之復辟案。移其眼光於宋氏。初則疑其與該案不無關係。繼則知其因事論事。不過因勞而發。初無何等之關係也。然於宋之爲人。尙不得而悉。茲經詳細調查。分述如

下。

幼年時代 宋育仁。四川富順縣人。少孤。育於伯叔。性沉靜。強記誦。終日手不釋卷。然於世俗人情及生產事業。殊不經意。以故人多以書笥目之。

科舉時代 宋既通籍得翰林。文名鵲起。值清光緒帝大婚。西太后還政。宋作三大禮賦。喬皇典贍。比於三都兩京。見者嘆爲有清二百餘年得未曾有。其時潘翁諸名流。皆以王佐期之。清相李鴻章見之曰。後生可畏。因自指其座曰。虛此待子矣。然宋少年氣盛。凡有譽之者。皆無謝詞。以故人皆愛其才。而又惡其傲也。

出洋時代 宋以國家辦理外交。輒不得端倪。自請於李鴻章。願爲副使。得充英法義比大使駐英參贊。出都過津。李謂之曰。子當得出使大臣。何苦屈就參贊耶。既駐英。會中日甲午之役。中師大岬。清廷電駐英欽使購船於英。

久不成。適宋與駐俄大使王之春遇於倫敦。宋商之王立訂英師船若干。而以英宿將琅威爾統之。嗣以和議成。購船不用。借兵議亦遂罷。而宋已與王及二三同志剪辮入船。至是乃嘆曰。清必亡矣。乃徑棄使職歸。既至京師。時賢謀爲強學會。挽宋爲章程。強學會者。卽後之大學堂。所自發軔。而今所稱戊戌清流所自出也。

商礦時代 宋旣歸國。以所著采風記及時務論。凡數萬言。上之清德宗。力言變法自強。德宗甚激賞之。然奪於廷議。以宋言爲夸誕不用。旋有旨令宋赴四川辦理商鑛事宜。宋嘆曰。我策時數萬言。折衷於西。可以救貧起弱。而以商鑛委我。是遠我也。豈知我適得所欲。正可借此振興吾鄉實業。開未有之利源也。遂回蜀。以商本商辦。而官爲之提倡。號於實業界中。當是時海內言實業者。皆迂其言。然所經營。實開風氣之先。當宋之未回蜀也。適清廷有

寇宮人者名連材。會上書西后。言及國事。並諫后勿徒事奢侈。太后初悅之。嗣爲人所讒。遂交刑部。未鞫而殺之。宋偶赴同人招飲於司坊。聞耗大哭曰。清亡無日矣。余不忍見銅駝臥荆棘中也。遂決計回蜀云。在蜀時兼主蜀之尊經書院。創爲蜀學會。爲各省學會之先聲。並爲蜀學報。倡復古維新之說。海內多驚疑其言。方宋之出都回蜀也。於時京師有作者七人之嘆。蓋是時與宋同時棄官者。有某君等皆素號清流也。

拳亂時代 宋在蜀辦商鑛。既有端倪。會廣東巡撫譚繼洵保使才。以宋入薦。清廷有旨令來京召見。宋不欲再出仕。值廷旨已令蜀紳李徵庸代宋。宋門生故舊多勸北行。甫入都。值拳亂起。諸京秩皆逃。清兩宮西狩。宋曰。吾既來。不可以棄去。乃趨行在條陳園法四策。其施行者。僅鼓鑄銅元一事而已。宋既召見。以忤旨。卒鬱鬱改道員而出。每語及親貴誤國。輒大罵不已。

外官時代 宋之改外官也。以道員用。湖北總督張之洞素器之。調往督辦宜昌土稅局。蓋往時道員之所謂優差也。得是差者。皆陞官發財而去。而宋盡提中飽入官。又改良稅法。令後繼者不得從中舞弊。以故鄂官場盡愚駘目之。且讒於張督而媒孽之。張乃以經濟特科保之入都。比就試。得第三名。今稅務處長梁士詒君爲第一名。然卒以所言觸忌諱。遂與梁俱匿去。不敢出覆試也。

旅滬時代 宋既棄官。爲江南南菁學堂監督兼總教習。始爲分科教授之法。會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查憲政。委以編譯事宜。並許其以譯局自隨。南菁故在江陰。宋乃以高足兼教授。而自寓滬上。博稽各國憲法成憲法比例。數一卷書中。兼及三代善法。以實其復古。卽維新之說。又別著經世政學經術公理學洋洋數百萬言。力闢革命改革之危險。恐至亡國於時。清議多避。

之。當道亦以保存國粹爲意。而留學海外言革命者則視宋如仇讎矣。

旅贛時代 宋又嘗應江西巡撫吳重熹之徵爲銅元局總辦。清釐弊竇。得贏餘百餘萬。而歷屆皆虧累。聞以此贛當道（藩台沈瑜慶前屆之總辦也）忌宋尤甚。宋遂辭吳而行。

禮館時代 清廷立憲。欲兼采輿論。並保存先代之法。特開禮學館於禮部。召繆荃孫宋育仁等爲纂修。宋常倡古聖明王維持人倫教。以明尊卑長幼之義及男女之防父子之道也。

歸農時代 宋在禮館以當道因循不能卒用其言。嘗爲京師大學教授。以自給。革命軍起。乃就金壇之茅山營農業。（宋在滬時曾於茅山置有荒地數百頃爲墾牧計）方返京。擬挈眷南歸。而道阻不可行。民國元年。眷甫欲南下。而門人施愚受大總統之意。致詞挽留。因宋眷屬先已首途。施意亦未

置可否。宋遂南歸。爲茅山道士。

史館時代 宋在茅山爲道士。裝絕口不談時事。會二次革命事起。以宋在前清時曾著書主張君主立憲。民黨痛惡之。宋殊自危。適張上將勛奉命南下。聞宋名遣人存問。並給贍其家。宋乃往依張。實隱圖自保也。比事定。茅山已爲兵燹瓦礫之場。牲畜桑麻悉付焚如。宋尤狼狽。遷於常州府學。舊署依門人某以居。比國史館王館長既就職。以師生之誼。寓書於宋曰。吾爲史館長。子不自給。曷來爲我作抄書傭。耶子苟願之。吾當爲子言於總統。仍以史官官子矣。宋得書報王曰。傭不敢辭。命官則精力銷耗。殆盡且習於野。不任復作也。王復書諧笑之曰。傭吾弟。吾不忍也。吾當敬禮而聘之爲我幫忙耳。可速來。可速來。宋迫於困滯。門人知交多以爲言。遂至京爲國史館顧問。協修時代 宋之初至京師也。甫下車。適有史館協修之命。宋謁王。謝其意。

且言先生果薦我爲協修耶。王驚曰。吾固允聘子。惡得爲協修哉。宋以有總統之新命對。王初不知也。乃呼秘書至。始知秘書某因王招致。諸人均已位。直疑宋來必予以協修。遂逕呈總統。請以宋爲協修。得准。王至是殊自忸怩。因對宋笑曰。協修太小。不如仍爲纂修。宋因力辭。言本爲自給。任先生分以一差。卽書傭亦可耳。王曰。子姑暫屈。吾自當優以位置。遂以宋爲顧問。由館長聘請云。

●三湘耆舊傳

湘中老輩。彫零略盡。文儒則湘潭王先生。武將則邵陽魏午莊。最爲耆宿。湘綺游京師。魏公已閉門不出矣。王葵園閣學先謙。於國變以來。避居平江鄉中。湯督到後。曾一入城省視葵園故宅。仍攜書遷居東鄉山中。著述不輟。此老年逾七十。精力不衰。生平纂集之作。除續皇清經解。續古文辭類纂。及十

朝東華錄諸書久已流布藝林外十年近著則有莊子集解五洲地理志日本源流考駢文類纂並校刻虛受堂詩文集諸書惟自革命以後曾文正祠內思賢書局所存書板多爲兵卒所燬亂後無人修補葵園又老謝令人有風流銷歇之感湘潭葉煥彬德輝原籍吳中校刻書籍甚夥近方銳意搜集汾湖家集並擬擇尤刻布藝林葉氏好容接少年門下諸流並進日本漢學家鹽谷時敏（鹽谷岩陰之子爲古文效文正頗有義法現充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漢文教授講授左傳尤善擊劍）遣其子從學說文然葉氏自京師歸後於時事頗有感觸現亦擬擁書入山不問世事云湯督到任以後以舊提督學院衙門爲官書報局意在禮羅湘中文儒耆老興起教化用意甚善惟因湘綺老人既已入京領國史館事該局總辦曾重伯來充秘書其餘程子大易由甫（實甫之弟）諸人或以事他去因之局中事務現甚散漫湯督

對於諸老先生。雖敬禮不衰。然續編沅湘耆舊集之舉。現尙未見進行云。

官場瑣細

●無獨有偶之假官

近來世風日下。偵探敲詐之不已。於是。有偽偵探。官吏受賄之不已。於是。有假官吏。最近江西天福棧之藉官招搖案。又其術之彌工者。卜潮潤。浙江人。曾充錢幕。僑厲饒州。其子名萱庭。年方弱冠。衣服麗都。大似闊少。厲居西大街。天福棧。自稱其舅。父兪省。二現充考試知事。閱卷委員。凡分發來省之新。知事。彼多認識。適有住居德勝門外之熊某。南昌人。曾在鄱陽縣署充過。傳達吏。認識潮潤。父子現因賦閑。家居生計。甚窘。因屢聞萱庭吹牛。遂託其爲介紹。萱庭答以此事不難。有新知事徐某。將署鄱陽縣。不日即可發表。惟旅。

費告罄如能先借百金到任時必位置優差熊聞之怦怦欲動惟仍未敢堅信答以籌款不甚難須請先見徐知事一面萱庭似有難色後請出上饒人黃菊圃爲保黃因事寓帶子巷匯源客棧熊常與之往來故信而不疑初次付萱庭洋二十五元二次付票錢四十千三次二十四千共計付過百二十千熊以款已交足滿望卽日到差詎事與願違巡按使牌示懸出則任鄱陽者爲陳宗楷而非徐姓熊大詫異始知被騙急向黃菊圃索還原款黃謂我雖爲保然亦不知此中有異且錢係你親手交付卜氏父子我安能負責嗣熊昌言要稟官卜氏父子始允交還熊因既受卜騙不肯稍緩遂由黃請出匯源棧主人作保限日交清事已了矣詎次日忽有多數巡警至匯源客棧傳黃索閱傳票知此案發覺有黃本家黃發來黃友生兩人代黃緩頰巡警告以須將卜父子交出對質二黃卽往外尋找行至西大街適遇卜潮潤詐

以黃菊圃有事相商請速同去。卜知有異形。色倉惶。乃曰：我現就新任鄱陽。知事陳宗楷之聘。卽須動身。不暇前往。兩人無如之何。迨回棧。而菊圃已拘赴警廳矣。於是二黃愈急。乃於次晨在廣外煤炭坡饒州李某船上將卜潤潮扭送第四區解送警廳。訊供不諱。其子已先聞風遠颺。此案之發覺。有謂新知事徐某確有其人。與卜同寓天福棧。因聞卜在外招搖。函請警廳拿辦者。有謂係熊不甘受騙。稟請追究者。蓋當日熊索還錢後。曾言爾等須遷棧房。似預知有人來捕者。惟就警廳之傳票觀之。其上又有熊之名。且同被拘押。似以前說爲確耳。

雖然。若此。事者。僅施騙術耳。更有飾盜爲官者。尤可詫也。數日前。濟寧州某鎮。忽有騶從疾趨過市。一時見者雖奇。然亦尋常之事。從者十八人。悉御戎服。擁一罪犯。已受桎梏。似經凌踐。狀極困憊。官轎卽殿。其後其地駐兵。立加。

盤詰並勸略行稅。駕以盡東道之誼。此輩婉詞却之。謂須將要犯解赴萊州。語次匆匆。前行駐軍。將校以該員行色匆匆。深致疑訝。遂遣人陰尾其後。一覘虛實。尋見罪犯中道遽釋。更衣執槍。宛然一兵。雜入隊中。進向濟寧州西北二十里之王坊子市。邏者馳報。濟寧官署卽時遣衆出城潛往該地。及抵市門。盜探棄械脫走。官兵察知其奸。隨將僞官等之寓所包圍。蓋實係飾盜爲官。方其抵市。已捕得一富戶。勒贖二千元。富者僅能辦及四分之一。官兵卽乘彼輩議價時。忽入掩捕。盜衆抵拒。立斃二盜。并三盜探。餘衆就縛。悉送濟寧。明正典刑矣。

● 戚揚遇瘋記

江西巡按使戚揚。當代理江西民政長時。每日規定見客兩班。其經驗及才學優長者。擇要筆記。以備擇用。某號早晨。見客八人。內有陸軍小學堂學生。

劉九榮。派在末座。當即分別延至內廳。按照排定次序坐定。臧省長即由第一座之高姓者發言。詢問出身履歷。以及辦事經驗。高方闡陳。述即有末座之劉九榮（萍鄉縣人）以手擊省長衣袖者。再省長方除眼鏡。迴顧正欲斥其輕妄。不料劉即以拳向臧省長迎面擊來。臧省長大怒。立飭警備隊將劉拿下。遍搜衣袖。並無夾帶違禁物品。並傳新委彭澤縣知事劉洪瀾至署詢問。劉某是否向有神經病。該知事答以僅止同縣。同姓並不認識。臧省長當對衆宣言。劉某之對於長官荒謬。若此。本應立處重刑。本代民政長向以忠厚待人。於心實有未忍。遂命發交警察廳薄懲云。事後臧代省長通函各機關云。行政公署爲全省民政總匯之機關。簿書鱗集。本代民政長鷄鳴而起。披載案牘。日昃弗遑。愧無穆之對客。批答之才。竊慕中郎倒屣迎賓之雅。諸君子投刺晉謁。有懷欲陳。自非地方要公。苦難隨時接見。前曾啓告屬候。

序傳。本代民政長於每晨依次延請博詢諮周。藉覘才識。乃今晨見客之際。有前陸軍小學堂學長劉九榮者。位次第八。本代民政長甫與首座接談。該員遽攙言。罵坐振袖奮拳。類灌夫之使酒。似淮安之攘臂。以其狂妄。本擬重懲。同坐者僉稱其夙有神經病。姑發警廳察訊。果心疾頓作。則情尙可原。若有意肆橫。當按律擬辦云云。

前清江西實缺廣信知府關榕柞（翰林出身）於光復時卸篆晉省。賦閒多時。嗣因陳鎮守使廷訓在警視總監任內。委其充當秘書。爲時不久。解職赴潯。現關君不知因爲何事晉贛。謁見臧省長。當經臧氏延見同座者十人中。多兼委知事。關坐第八。臧氏挨次問語。關亦侃侃而談。迨關談畢。臧氏乃與第九座者接談。關忽勃然曰。吾尙有言。臧氏以聲口異常。遂回顧。叩以何事。關大聲曰。此次汝等是怎樣來的。臧氏唯唯。關又曰。江西打仗時。汝等在那

裏今日太平了。就一個一個做省長。做知事。都來擺這臭架子。所有從前在省城維持地方的反貶退閒居。豈不可恨。戚氏曰：足下想是打仗有功。可自向都督府陳說。關作嘔聲曰：若要向都督府陳說。那待今日言已拂袖而出。戚氏照例送諸門首。

●願作鴛鴦不羨官

財政部僉事劉文嘉。因妓女小翠喜與有婚約。曾屢次托人與鴛母議身價。鴛母一意作梗。並聞有某君者。亦與小翠喜有密切關係。從中大生阻力。劉見事已決裂。乃以叫局爲名。叫至香爐營本宅。並柬約至友十餘人。大張筵席。以資賀喜。及鴛母知事不妙。聞風奔至。劉已堅囑僕人。揮之門外。鴛母無法可施。哭罵大作。並聲言必須拚命。當由崗警勸令回去。依法控訴。鴛母於次日。即至檢察廳控劉霸占伊女。檢察廳即依法飭令司法巡警往傳劉以現。

任。財。政。部。僉。事。公。事。甚。忙。無。暇。到。堂。對。質。竟。未。前。往。檢。察。廳。以。劉。恃。勢。抵。抗。乃。用。公。函。致。財。政。部。總。次。長。言。劉。現。被。人。控。訴。霸。占。婦。女。之。案。劉。自。稱。部。中。薦。任。僉。事。並。係。科。長。是。否。實。有。其。事。財。政。總。長。以。爲。部。員。被。人。控。告。已。失。體。統。復。關。係。於。娼。妓。尤。屬。不。成。事。體。當。已。據。情。呈。明。總。統。將。劉。免。去。本。官。並。奉。總。統。批。令。歸。案。訊。辦。聞。劉。因。此。事。已。成。騎。虎。官。職。已。奉。令。免。去。殊。無。可。戀。乃。携。小。翠。喜。出。京。翠。喜。河。間。人。李。其。姓。小。名。小。申。兒。又。名。蘭。芳。唱。戲。於。京。津。一。帶。頗。負。盛。名。擅。長。二。簧。鬚。生。有。時。反。唱。日。花。武。生。無。不。妙。肖。幼。時。由。其。母。質。於。賈。仲。三。學。戲。原。定。期。限。八。年。逾。期。已。二。稔。近。日。兩。造。在。天。津。地。方。審。判。廳。涉。訟。回。復。自。由。之。身。其。時。翠。喜。雖。脫。離。羈。絆。而。猶。負。有。一。種。條。件。只。准。擇。配。不。許。唱。戲。故。翠。喜。在。京。輟。演。且。三。閱。月。願。歌。舞。場。中。事。既。罷。一。時。無。所。歸。因。與。劉。訂。婚。約。其。母。亦。曾。在。劉。宅。居。住。數。月。劉。娶。小。翠。喜。爲。妾。本。得。其。母。同。意。

後不知故何。其母竟反悔也。

檢察廳查劉執有字據。非屬私誘行爲。在刑法上不成罪。而小翠喜之母。必欲將女領回。刑事上既經解決。又提起民事訴訟。

地方廳爲此案。在民事第二庭開言詞辯論。李王氏以禿頭鬚眼而戴一絨編花帽。往來於廳廊之下。肆口謾罵。一種悍婦行動。豁然曝露。至其女蘭芳之言論風度。毫無瑕疵。可議述其意見。聲情俱烈。在旁聽者。無不讚美。有加以幾經審訊。判決劉文嘉小翠喜俱無罪。李王氏當面謝過。有情人居然成眷屬矣。

●劉文嘉第一

蒙藏院僉事馬爲瓏。江蘇人。向在京八大胡同逛遊。因與春豔院小班妓女陳桂卿相識。時常過往。一夕無間。陳桂卿聞馬爲瓏當蒙藏院。差每月薪俸。

有數百洋之多。家中亦係豪富。乃於去年春間。隨馬爲瓏。過度言妻。則未立有婚書。言妾則未立有契約。伊母彭氏住居天津。並不知情。每月得伊女月錢以濟家用。仍以爲係班內所分之帳頭也。而陳桂卿隨馬爲瓏過度淫蕩。性成仍與各小班花姊妹往來。馬爲瓏爲愛情所繫。不加約束。且揮金如土。入不敷出。負債如山。而陳桂卿亦絕不顧也。馬母在籍聞知此事。星夜奔至京中。勒令其子將陳桂卿退出馬爲瓏。不但不履行。并聽陳桂卿教唆。不認其母。其母因之大爲憤懣。向地方檢察廳告訴。地方檢察廳當派司法巡警拿辦。不料馬爲瓏棄官而挾陳桂卿潛逃。陳桂卿之母彭氏知伊女與馬爲瓏姘識。異常憤懣。欲赴京向檢察廳控馬爲瓏誘拐事。與財政部僉事劉文嘉適成一正比例也。

● 吳營長之威風

四年二月初四夜。廣東石龍警衛軍八十六營兵士李葵盧浩黃有蔡昌四人偕同該處涌篤妓院詠仙樓妓女王杏嬌何桂好挖開牆壁逃走。次日爲石龍行營訪聞。飭令該營長吳貌泰查拿送辦。吳營長當將截回逃兵李葵盧浩二名並妓女二口鎗斃。旋具呈都督略謂。本營兵士李葵盧浩黃有蔡昌等串同石龍涌篤詠仙樓妓女杏嬌桂好私逃。除黃有蔡昌在逃外。已將該犯兵李葵盧浩二名及妓女杏嬌桂好一併槍斃云云。都督批令云。查兵士犯案。該管官長固應予以懲辦。以肅軍律。惟遽加槍斃。辦理實屬乖方。至妓女杏嬌桂好二名。應送交地方官吏懲治。方爲正當。辦法乃忽一併鎗斃。辦理尤爲荒謬。合行令仰該管長遵照。此後辦事務宜謹慎。審度毋再顛預。致干議處云。

●使君淚滴牡丹江

吉林牡丹江。以上游大雨。一日間竟陡漲五六尺。纏綿數日。仍不退潮。經該管警察率領人民。以麻袋囊沙。禦之。那知愈禦愈漲。忽然漲越江壩。泛溢街市。一時通衢小巷。水流成河。據該處父老云。爲數十年來所不經見也。江水泛溢時。各界人等皆爭先搬運高阜。一時人心惶惶。莫知所歸。依蘭縣知事楊錫九。擬修西南隅。未畢而水勢益急。不可遏。乃親先奔往該處。率領人士掘土禦防。而水勢仍漲。不得已。藉神樹廟地點祭江。向水鞠躬。並許重修龍王廟。然水漲仍不已。又遣兵丁將三江龍江吉蘭等處輪船留下。不准他往。以備載民避災。楊知事不啻親演戲劇中孫夫人祭江一齣也。

●法曹不法

司法部技正馬某。係留美學生。近在天津與某道尹之女公子結婚。聞馬於結婚前擇偶。定有二條件。(一)皙白。(二)豐腴。此外均所不計。道尹女公子

貌不揚且適與馬所期者相反。馬知爲媒妁所給。結婚後卽不與新人同衾。席逼女歸去。否則將向法院爲離婚之起訴。女不得已卽歸某道尹署。氣憤交集。當卽服毒自盡。某道尹謂係馬逼斃。擬向地方廳控訴也。

●何苦啣氣呢

當參政院未開議以前。有一絕大笑話。卽爲約法會議之廚頭與政治會議之廚頭衝突。至激怒李議長。不作搬家之想。遂牽掣約法會議不能迅速騰出參議院。而參政院乃無地開會。吾人初聞此事。卽疑廚頭一小鱗不能興若大風浪。卽李議長亦未必卽輕信一廚頭之言。黑幕中必尙含有其他離奇古怪之人物。爲傀儡牽絲者。果也。又發生一某秘書長事。某秘書長者。歷掌各種重要立法機關事務。此次本擬并參政院之秘書長。歸其一手包辦。乃忽來一前國務院之秘書長張國淦。張氏辭職。又來一歷充參議院衆議

院秘書長之林長民某秘書長大爲憤懣暗中作梗於是前有廚子後有秘書政治會議既不肯讓團城與約法會議約法會議即不肯讓參議院於參政院雙方相持煞是好看參政院未開議而先演劇矣

●張大帥晉京紀

民國三年張上將應大總統之召入京覲見有人途中與之相見值彼儼然坐於馬車之中垂辮之護兵各挾毛瑟鎗攀附於兩旁足踏之上高聲吆喝風馳電掣而過奔走喘汗之人力車夫瑟縮道周若有不敢仰視之勢兵士之辮子奇妙已極較之去年在南京殺人不眨眼之行動尤足惹人注意中華民國之軍人戴此虬結如蝟之裝飾品者久已絕跡于首都今復覩此清朝之紀念物在見者直不啻瀏覽小說別闢一蹊徑聞人言張氏入宮叩謁清帝拜跪間髮辮向兩旁披拂清帝左右之人語以辮子與時世不適尤與

民。國。之。尊。嚴。相。戾。似。以。去。之。爲。便。張。氏。大。悲。遽。起。而。爲。辯。子。之。辯。護。其。詞。曰。我。之。兵。士。皆。有。辯。子。者。也。兵。之。所。以。應。有。辯。子。於。軍。事。上。關。係。綦。重。一。切。兵。皆。應。有。辯。子。有。辯。子。則。可。識。爲。兵。而。無。奸。宄。可。混。入。其。間。奸。宄。苟。欲。混。入。非。自。有。辯。子。不。可。若。今。日。之。亂。黨。奸。徒。大。概。皆。無。辯。子。者。也。聞。其。言。者。無。不。大。聲。拍。掌。以。歡。迎。之。遂。無。復。有。勸。其。作。時。髦。裝。束。者。矣。張。現。在。是。否。自。視。爲。滿。人。之。救。主。不。能。斷。言。然。料。彼。參。列。革。命。紀。念。日。之。閱。兵。儀。式。時。暗。中。必。爲。滿。人。發。無。數。同。情。之。誓。詞。也。

● 孫總長流血

近者梁士詒於華石橋本宅延請諸要人筵宴一時冠蓋盈門極形熱鬧外交部孫寶琦適因部中有要事至七鐘後始到梁宅其時天雨已久梁士詒宴客地點爲其東偏院之花園園內花木紛披山石夾道曲徑迂迴寬不及

尺半。雨後青石如鏡。滑不留步。孫總長因晚到。忽促入園。一時不慎。滑跌於地。侍從者急趨相扶。乃孫總長之鼻尖已爲尖形之山石所傷。血流滿面。座客均驚起相視。遍施手法。血流不止。痛極而暈。當卽以電話延西醫診視。敷藥。梁士詒並以汽車送其回宅。並時用電話詢其安否。終宵爲之不眠。座客亦因此不能盡歡而散。說者謂孫總長因外交棘手。精神步履已遜常時。此次梁士詒之招飲。雅不欲有拂盛意。下車後不覺以忽遽之狀。代表其抱歉之忱。以致演成此流血之慘劇云。

●王湘綺與史館

湘潭王壬秋先生。耆年宿學。久爲當道所佩仰。民國二年。奉大總統電召赴京。擔任國史館館長。因病未能起程。三年。又奉大總統電。其文曰。王壬秋先生。鑒前以史職奉屈。高賢企望來儀。爲日久矣。安蒲稽程。遂經寒暑。頃聞旌

從。頗。快。遨。遊。所。望。翩。然。准。踐。前。約。敬。當。虛。席。以。俟。勿。令。擁。篲。爲。勞。並。盼。速。復。
袁。世。凱。巧。叩。王。君。當。卽。復。電。其。文。曰。北。京。大。總。統。鈞。鑒。承。諭。敬。悉。卽。日。首。途。
闔。運。叩。皓。先。生。奉。電。後。卽。日。乘。輪。赴。長。沙。所。帶。行。李。僅。小。箱。一。口。唯。書。籍。古。
玩。字。畫。等。件。共。約。二。百。數。十。箱。連。日。划。船。挑。夫。展。轉。駁。運。竭。數。日。之。力。尙。未。
竣。事。其。長。公。子。代。懿。三。公。子。代。功。均。隨。侍。此。外。尙。有。男。僕。一。人。女。僕。一。人。抵。
省。時。湯。督。卽。派。員。迎。接。暫。住。府。內。先。生。不。允。乃。改。寓。官。書。報。局。日。與。湯。跋。公。
易。豫。程。頌。萬。諸。人。作。詩。鐘。爲。戲。往。謁。者。不。見。亦。不。復。答。

次。日。先。生。乘。竹。椅。小。轎。至。都。督。府。湯。督。出。迎。于。門。外。先。生。着。開。汽。袍。大。袖。對。
衿。馬。褂。方。領。馬。蹄。襪。緞。靴。荷。包。俱。全。腦。後。垂。小。辮。一。條。長。約。一。尺。餘。先。生。本。
係。禿。頂。其。髮。辮。早。已。無。復。存。在。此。次。所。垂。之。辮。乃。用。紅。繩。拈。成。兩。股。形。式。與。
繩。無。異。有。人。戲。問。其。故。先。生。笑。曰。我。之。裝。束。亦。西。裝。也。難。道。他。人。可。以。着。西。

裝。我獨不能着西裝乎。其詼諧有如此者。

湯督設宴於府內。爲先生餞別。嘉賓滿座。多至四十餘人。每桌酒席費用約需銀一百五十餘兩。係仿西餐辦法。凡中外嘉珍。如白燕。熊掌。鹿筋。玉面狸。鱈。鯉。山鱸之類。凡屬著名珍貴之品。靡不羅列。是日。觥籌交錯。賓主盡歡。軍樂迭奏。竟日不輟。可謂極一時之盛云。

先生旋起程。同行者爲約法會議議員舒禮鑑。夏壽田。是日絕早。城外河干一帶。軍樂之聲不絕於耳。湯督暨各界送行者絡繹於道。湯督特派華盛輪船爲之護送。行至岳州。又奉大總統電令。派第二師長曹錕酌帶軍隊親自護送到京。俾沿途一帶妥爲照料。先生於是安抵京中。

居京數月。一日。參政院開大會。湘綺亦出席。人疑其以是日行閉會禮。故惠然肯來。有以之詢諸湘綺者。湘綺曰。我今天到會。乃是爲與諸君話別而來。

聞之者亦初不介意。旋與其媳之兄遇，告以須回湘。其媳之兄爲誰？授勳四位之楊度也。楊卽詢以幾時動身。王答以明日早車。楊曰：屆時我到車站送行。當時彼此固無他話也。

迨次日楊到車站，王忽曰：我有一件事託你。楊問何事。王曰：國史館的印擬請你替我收存。我已辦了咨文送到你公館裏去。楊愕然曰：別的事還可印信，我怎麼能毀收存？王曰：某某要我將印交與他們，我不放心，故爾託你。楊見王說不明白，而車又將開，無可奈何，祇得承認。及回至寓所，果然見有公文一角私函一通，及國史館印信一顆，置在几上。楊以此事豈能私相授受？躊躇久之，乃想到呈明大總統請示辦法。其最有趣者，王之咨文中，有咨請貴京堂右咨楊京堂之語。蓋楊在前清末年曾賞過候補四品京堂，而王但知其前清之官銜，而忘其民國之官銜也。

楊請示總統之呈文。除首尾加一二例語外。中間卽照抄王之原咨一字。不易呈上。後總統批令亦不好怎樣着筆。祇令楊代理國史館長。楊奉批後。以爲此明是叫我代王看守印信而已。館中諸事遂亦毫不過問。未幾有某事發生。須用印。楊不肯負責。乃特添一副館長。而楊遂以代理國史館長一變而爲國史館副館長矣。此關於湘綺棄印潛歸之趣談也。然而湘綺在國史館之趣談。猶不止此。

王所下之館飭。與各官署不同。無論有幾件事。皆接連寫去。並不分開。其對於館員之館飭。動曰某事請曾老前輩辦理。某事請宋老前輩辦理。蓋前清翰林院舊制。科分在後者。對於在前者。均稱老前輩。而湘綺之得欽賜翰林科分最晚。故國史館員幾無一非王之前輩。館飭如此稱呼。可謂恭敬至極。亦荒謬之極。時人咸傳爲笑柄。

王之文學。雖世不多覩。然公贖體例。則所未諳。然又喜親動筆墨。前因財政部庫款支絀。國史館經費。未能按期照發。曾由該館向財政部催發一二次。財政部仍未照給。湘綺文興勃發。乃親擬一咨文。前述欠發經費若干。及疊次催領情形。固不足爲奇。惟中有有類索逋殊傷雅道二語。人多傳誦。在湘綺。是否以近日公文書中多用駢體。因特揣摩風氣。冀合時流。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先生之南下。外間傳聞。謂因北方乾燥。回鄉避暑。據史館中人云。王先生此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因館中某君。與王先生之女侍周。少。有衝突。王先生左右。爲難。故攜周南下。以爲解鈴之計。蓋史館內外之綱紀。皆王先生從龍舊臣。視秘書協纂諸君。直若無物。而某君每欲以太史公之資格。驅策王先生。奔走。疏附之人。積不相能。一日。因微故。館役與某君破口對罵。某君盛

怒之下。爰呼巡士繫之而去。詎該役爲周之親眷。當事亟時。老婆逕奔至先生前。氣恨恨指王曰。汝尙爲國史館長乎。何物巡士竟敢繫汝之僕。汝之顏面何存。先生矍然而起。以名刺索某僕回。以謝周。媽館中人聞之大譁。羣欲興晉陽之甲。先生內服。闔戚外慚。清議於是中塗南下。

先生素負海內名宿之目。以學問論。淹貫經術。以能力論。文章資格。殆與曾左相頡頏。此次奉令來京。其事業之成就者。只民國之國史館總裁而已。卒之放縱磊落。仍不脫名士風流。書生臭味。飄然返去。輿論界議論紛紜。茲彙錄之如下。日知報云。王湘綺自膺特聘。纂修國史。到京開館以後。老趣頹唐。全持玩世。王義對於史事。擱置腦後。正如爲混沌畫眉。不知何時始有端緒。各報所傳王氏對於國史。主張採用通史體裁。及楊皙子條陳各節。均屬風影之談。並無其事。館中一切庶務。湘綺懵不顧問。悉操於周媽之手。視史館

財產約值百餘萬。均爲民國沒收。其後黎黃坡爲張已呈懇大總統批准發還。因特南下清理。以便按冊收回。抵漢住於金臺旅館。渡江入城。鄂軍界之舊屬。至江干歡迎者甚夥。張着常服。緞靴盤辮。於頂戴小草帽。乘馬至都督府拜會。銜帖爲前清湖北軍門張彪字樣。段督原與有舊。極爲優待。留謙早餐。旋同幫辦軍務王占元師長並轡。至二師司令部（卽兩湖書院）與鄂軍北軍諸將校茶會。又赴蛇山抱冰堂。舊日部屬之歡迎會。卽在該處。晚謙至夕陽西下。始整歸鞭。聞舊部將校到會者有二百餘人。現在罷職退伍閑居者約十之八九。張含淚周視。畢言曰。彪棄諸君三年於茲矣。諸君子改造新國功業。莫與比倫。今日得復聚首一堂。幾若大夢何幸如之。僅此數語。已不勝欷歔。舊將校中由曾廣大少將代表致歡迎詞。大致在稱頌其教練鄂軍之功。且謂鄂軍起義。建立民國。皆由張平日培植人才之力。措詞極爲阿諛。

惟各歡迎者。聞張功業之言。自以今日之閑散。實有無窮感觸。有一人竟問張曰。軍門要是那日從了我們。於今未必在黎副總統之下呢。張瞪目視之。不作一語。

●嗚呼王治馨

嗚呼。納賄貪贓之王治馨。由大理院開庭判決。竟宣告死刑。判決之死刑犯。從未有不過二十四點鐘者。此次辦理之迅速。殊令人大吃一驚。而近日貪贓枉法者。實不止王治馨。余不知見大總統對於舊部之王治馨犯法不赦。其亦不寒而慄否耶。茲將王治馨伏誅前後各種之消息彙誌之。

王治馨爲趙秉鈞一手提拔之人。假使趙秉鈞不死。王或猶可倖免。又使王上年在國民黨演說時。不說宋教仁之被刺。趙秉鈞實知其情。則王之換帖弟兄中。必努力爲王設法解免也。王平日既無頸之交。一旦遇患難。雖有

爲之援手者亦不肯爲出死力矣。

日前王之夫人曾泣求張某向總統求情。張以王與之換帖曾面謁大總統。迨有人告張。王已伏誅。張雖愀然傷之。然使果同心腹。張就請註銷勳位。以贖其一死以觀其後。效亦無不可。無奈不過因曾有拜把子的一回事。僅爲之一盡心而已。

然而王之運動力不可謂不大也。趙秉鈞之夫人並親自爲入府求情。段乏貴亦有電同鄉某君托其代向大總統說情。段與王亦係換帖弟兄。惟某君平日守正不阿。以王向非好人。且此次案情重大。不肯冒險去碰釘子。而王最後之手段遂竟不能達其目的。

當大理院開庭判決時。王係坐馬車前往。人皆語王曰。你不過處一徒刑。然王一入門。卽已面無人色。庭中設有兩木櫃。高約三尺。審判長入席後。其在。

惟各歡迎者。聞張功業之言。自以今日之閑散。實有無窮感觸。有一人竟問張曰。軍門。要是那日從了我們。於今未必在黎副總統之下呢。張瞪目視之。不作一語。

● 嗚呼王治馨

嗚呼。納賄貪贓之王治馨。由大理院開庭判決。竟宣告死刑。判決之死刑犯。從未有不過二十四點鐘者。此次辦理之迅速。殊令人大吃一驚。而近日貪贓枉法者。實不止王治馨。余不知見大總統對於舊部之王治馨犯法不赦。其亦不寒而慄否耶。茲將王治馨伏誅前後各種之消息彙誌之。

王治馨爲趙秉鈞一手提拔之人。假使趙秉鈞不死。王或猶可倖免。又使王上年在國民黨演說時不說宋教仁之被刺。趙秉鈞實知其情。則王之換帖弟兄中必努力爲王設法解免也。王平日既無剴頸之交。一旦遇患難。雖有

爲之援手者。亦不肯爲出死力矣。

日前王之夫人曾泣求張某向總統求情。張以王與之換帖。曾面謁大總統。迨有人告張。王已伏誅。張雖愀然傷之。然使果同心腹。張就請註銷勳位。以贖其一死。以觀其後效。亦無不可。無奈不過因曾有拜把子的一回事。僅爲之一盡心而已。

然而王之運動力。不可謂不大也。趙秉鈞之夫人。並親自爲入府求情。段之貴。亦有電同鄉某君。托其代向大總統說情。段與王亦係換帖弟兄。惟某君平日守正不阿。以王向非好人。且此次案情重大。不肯冒險去碰釘子。而王最後之手段。遂竟不能達其目的。

當大理院開庭判決時。王係坐馬車前往。人皆語王曰。你不過處一徒刑。然王一入門。卽已面無人色。庭中設有兩木櫃。高約三尺。審判長入席後。其在。

左邊之木櫃令王立其中在右者則令潘毓淮岳魁立其內各圍以巡警四名庭丁二名看護律師趕到一看情形便知不妙鄧鎔律師與王素有交情其時一種惻隱之心遂流露於不覺但將小手巾紐在手中審判長宣告潘毓淮詐欺取財應處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岳魁行求賄賂處徒刑五年零六個月褫奪公權全部八年此時審判長聲浪不甚高然注意傾聽猶可得其彷彿惟判決王治馨處死刑審判長起立手持判決文讀其聲低小不但傍聽人無人聽得明白卽王治馨亦未聽清閉庭後王猶問鄧鎔曰到底我是處的九年徒刑還是七年鄧不忍以實告但云我未聽清大約是那樣子出庭後仍乘馬車回步軍衙門人問如何判決王猶曰九年徒刑不知生命已在旦夕之間噫可恨也亦可憐也

判決後司法部卽趕辦呈文當日下午五點鐘卽送到總統府八點多鐘就

批下來送到司法部章總長已回公館又隨卽往章總長之私寓章總長拆閱一看不待辦公文行知總檢察廳遂打電話告知總檢察長羅文幹羅以爲時不早檢察官無處可覓遂親往步軍統領衙門會同江朝宗將王提出驗明正身其時王已睡着乃從被中拖起來王此時乃魂飛天外親在堂上寫下遺囑後卽綁赴德勝門外行刑場槍斃始將其行李送還安定門肅甯府胡同王之宅中斯時王之妻孥乃聞凶耗而江朝宗袁得亮等以與王有舊交監視行刑後亦趕至其家慰其妻孥其家人遂往收殮暫停於德勝門外極樂林廟中民國之懲辦大員尸諸市曹遂自王治馨開其端矣

或謂從前秋審處決之案固無如此迅速者卽民國法庭判決之死刑犯其執行亦向無如此之速霸縣知事劉鼎錫因貪贓槍斃亦俟大總統之批令公布後方始執行王治馨已於公布之前槍斃其所以必如此者因欲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免生他種枝節也。蓋王治馨若不拚命運動。或猶可多活幾天。乃每日皆有人向總統說情。總統以賞罰不明。官方何由整飭。一面對於說情者。答以俟判決後再斟酌核辦。一面諭司法總長轉飭大理院從速判決。既判決矣。若不趕快執行。則說情者必接踵而至。且今日貪贓之大吏不止王治馨一人。大總統對於舊部。王治馨之不赦者。亦懲一儆百之辦法也。然大總統一方爲國執法。不能不置王於死地。一方乃又顧念私情。仿諸葛孔明斬馬謖之成法。特賞王犯治喪銀一千兩。並賞食副都統全俸。以撫卹其遺族。其亦可謂恩威並用矣。

王本一鹵莽貪鄙之人。籍隸山東萊陽縣。當袁總統巡撫山東時。曾派王赴東三省辦理某事。王卽有不法舉動。事竣返濟南。爲袁公所知。立卽分咐捆綁出去。斫了當。有人爲之緩頰。始免做無頭之鬼。其後攀附趙秉鈞。爲趙所

信用其時袁公督北洋銳意舉行新政命趙創辦巡警王因得投身警界與楊以德同事而成爲今日老警務之人物其得袁公之信用者實趙一手提拔之力也故有人謂王治警那能毅得上做袁總統的兒子不過做做孫子而已語雖近於滑稽却不遠於事情也

此次被肅政史彈劾人人皆知其任順天府府尹時該府所轄二十四縣除袁知事係袁勵準之本家有最有力之奧援玉無如之何其餘二十三縣無一非納賄者其贓款達五萬以上而在輦轂之下敢於如此貪贓前清二百餘年中之順天府尹至少亦易數十人實未之聞也王獨敢於爲之者彼蓋自以爲有所恃也而不知上年由巡警總監升內務次長旋轉順天府尹卽暗奪警察權也迨由順天府府尹遷轉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照前清官制府尹三品副都統二品雖屬升官實卽爲官運不見佳妙之朕兆也

王君老同盟會會員。宋教仁被刺後。王於國民黨開會時。在會場上證明。係趙所主使。其時即有人因其以怨報德。謂王祇知有黨而不知有人。然因王方爲總監。莫敢公然宣布。逢彼之怒。王之去總監之任。而今日更受此奇辱者。此爲原因之一。又王爲總監時。二次革命事起。曾發護照兩張。運送軍火。接濟民黨。政府已得其證據。此事最爲袁總統所疾。首痛心。此次拿問。其真因實在於是。

當看管命令未發出之前。因王曾久任巡警廳長官。而警廳中籍隸國民黨者不少。恐其平日有所勾結。若先發命令。不但不能看管。且難保有意外之事發生。故先密令步軍統領江朝宗。將其看管。迨江派張樂斌等傳提到該衙門。押在司法科。後方發表命令。是晚警備頗爲嚴密。步軍統領衙門所管轄之軍隊。且一一發給子彈。王被步軍統領拘押之後。其初猶能餽送食物。

後忽禁止。王素有阿芙蓉之嗜好。餽送食物時秘密中。即可餽送黑米飯。既禁送食物。烟癮發作時。涕淚交流。不堪其苦。自作孽。不可活。其王氏之謂歟。

●死矣劉鼎錫

前霸縣知事劉鼎錫。因貪贓枉法俱發案。經大理院判決執行死刑。依官吏犯贓條例槍斃矣。聞槍斃之前數日。劉氏囚於地方看守所。自知不免。屢圖自殺。頻以首觸壁不死。更仰攀電燈之線。又不死。事爲典獄者所知。乃進而伴慰之曰。君罪狀雖判決仍可請求再審。但得良律師辯護。似亦未盡絕望也。先是劉氏受鞠法庭。本指定律師鄧鎔代爲辯護。而劉氏不可必欲自延之。劉東漢出庭而辯護。理由甚不充分。故典獄者云。爾劉氏乃不果死。日作書寄家。促其叔名蔭棠者。速聘著名律師金多。無吝而不知人之給已也。及正法之命。下獄中亦未有以語之者。迨執行前之一小時。始喚之出獄。誑云。

檢察官尙須問話。既出，遂以命令示之。劉氏已面無人色，尙哀乞曰：「今既無上訴希望，乃並不容要求再審耶？」遂擁之出，置於車中，押赴行刑場。至宣武門，始大哭罵，謂當日此缺固以重金向王治警市得者，今但求向王一面詰耳。遂呼冤以至於死。

言者多謂劉氏出身微賤，或云係貿易中人，因利心太重，故棄賈而仕。云實則不然。劉氏固德州望族，祖係拔貢，父亦諸生，伯叔之名開榜者，曾舉進士名蔭棠者，亦以武舉人仕。至都司，昆弟在庠序者，且二十人。劉氏十九歲入泮，二十一歲出外就幕，主於前浙江提督呂文元者，最久。初時僅月致十二金，其僕楊福（卽楊華甫，現亦經大理院判決於啓鴻恩、王玉珍等案內，幫助枉法得贓逾貫之所爲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全部）時年尙幼，卽爲之服役。劉氏甚倚任之，因代其娶婦。劉氏中間歷史不可考，但知其曾充蘆溝。

橋稅局委員及某師範學堂教習又任門頭溝巡檢其謀幹霸縣知事缺確係出銀六千元有五人合資推劉氏爲率及到任餘四人亦各踞重要位置朋比爲奸以罹於法聞劉氏身後僅餘一子甫三齡妻馬氏（案內在逃之馬樹亭卽劉氏妻黨亦股東之一）甚賢聞耗誓以身殉家人以其有身防護甚至亦可慘矣又聞開榜當日以知縣辦理黃河工程亦以吞款甚鉅卽在王上正法者故德州人羞道之

試院現形

縣知事試驗爲中華民國考試士子之第一事。前後已舉行三次。舊僚新進。聚集一堂。所演笑柄。不一而足。茲瑣述之。足供茶餘酒後之一粲。當亦讀者所許也。

口試一場。照知事試驗章程。原係詢問地方之人情風俗習慣。乃據應考者之傳述。詢問之時。頗多趣語。足以供爲談助。某君履歷紙上原註供職禮部。及詢問之時。乃曰。汝曾供職學部麼。或者故錯亂其詞。防其有假冒也。其人答曰。非學部。乃禮部也。有某君係宜興人。委員特問曰。宜興出好陶器。近來陶器銷路如何。某君乃歷舉陶器情形以對。又有某君係常熟人。委員特問曰。翁常熟之後人如何。某君乃歷舉翁叔平之家世及其後裔之狀況以對。此其所謂地方之人情風俗習慣乎。然亦太近滑稽矣。

有某君言縣知事甄錄試云。揭曉之後。有落第某甲。向親知誦其作藝。全用八股體裁。第一藝。信賞必罰。爲行政之大本。論云。有大勳位也。嘉禾章也。優給年金也。此賞之所謂信乎。然何解於瘋子之章。太炎槍斃也。有期徒刑也。褫奪公權也。此罰之所謂必乎。然何解於表老爺之張鎮芳。第二藝。安靜之。

更。懶。惰。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論。有。云。余。自。信。生。平。未。穿。西。裝。不。坐。馬。車。不。打。麻。雀。不。吃。花。酒。殆。所。謂。懶。惰。無。華。者。非。歟。余。苟。能。僥。倖。則。考。取。縣。知。事。之。後。更。能。不。奔。走。政。黨。不。結。納。偉。人。不。提。倡。民。權。不。侵。吞。國。稅。殆。所。謂。安。靜。之。吏。者。非。歟。做。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兩。大。股。更。高。據。題。巔。指。陳。憲。法。出。股。結。語。曰。此。總。統。連。任。所。以。一。次。二。次。三。次。而。猶。未。足。也。對。股。結。語。曰。此。總。統。任。期。所。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不。嫌。多。也。並。自。謂。按。切。時。事。以。立。言。無。一。字。之。空。泛。云。

知。事。試。驗。受。試。者。以。着。藍。色。長。袍。天。青。馬。褂。青。緞。官。靴。瓜。皮。小。帽。者。爲。多。舉。動。言。談。均。各。能。極。力。模。仿。舊。時。官。僚。之。態。度。以。期。必。售。者。也。尤。有。惹。人。注。目。者。衆。人。均。係。新。理。之。髮。新。刮。之。臉。大。似。彩。樓。配。預。備。接。彩。時。光。景。殊。可。笑。也。有。某。君。者。亦。試。士。也。一。日。赴。試。場。絕。早。以。朝。曦。未。出。行。人。稀。少。馬。路。上。猶。爲。

嚴霜所敷。白如宿雪。車行其上。碾碾有聲。至議院門前。人已麇集。此時紅日升矣。其光照於議院樓頭之上。光華璀璨。類羅馬皇帝之王冠。然議院鐵門外。則有重笨之車數輛。滿載寢具什物等類。若人家之將喬遷者。詢諸守衛巡警。始知該院本日辦交代。院中舊有人員。卽於此日搬出。云噫。幸此數日。有知事試驗之舉。大足爲該院一壯聲色。不然者。其冷落之現象。尙堪入目。耶。揭示原定七時點名。然此點名時間。殊難盼到。應試者均各尋相識評論。前日之試驗問題。有易之者。有難之者。竊觀各人之面。則憂喜不同。帶喜色者。則盼速速點名。有愁容者。則冀略延晷刻。可以翻閱小抄。以爲備敵之用。忽第一牌引入矣。將近十一時。呼點始畢。題紙久不至。衆皆現無聊之狀。且呵欠連天。作倦容。足見皆用功之人也。十一時後。題紙始下方。題紙未下時。有一警官持一白紙。揭示至上書嚴搜夾袋四字。字大如斗。蓋試驗委員長。

之命令也。迨題紙發竟。又有一委員闖然而對衆演說曰。昨日以搜出夾袋被扣考。至十七人之多。諸君皆爲有用之人材。千萬不可再有此等情事。自誤功名。如有夾袋。一經搜出。定行扣考。千萬留神。語畢。冒然而去。此時衆始伏案構思。忽監場委員大呼曰。此人有夾袋。速扣其卷。逐出之。衆皆抬頭愕顧。則一南方老先生。方揀視小抄。不防却被監場一眼丁上。此老先生初猶微笑。若不解監場所云爲何。嗣經警官將其卷子夾袋扣留。掖彼出場。始含淚而去。此後衆有所警畏。遂無再犯者。某君完卷時。將近三鐘。出場時。已困憊不可支。頭復大暈。以久不作楷書。寫字一行。較作文十篇。苦有萬倍也。某場試驗時。點名已畢。題紙猶未發下。先入者已候至數鐘。不免枯坐難耐。因以閑談解悶。人聲龐雜中。有大聲發言者。意態激昂。聆其言。則致怨報館也。其言曰。各報連日罵縣知事太挖苦我們。考縣知事。卽不值錢。亦不至如

各報所言之甚。因此我們考縣知事者不免大受影響。方欲言究。題紙已下。人聲忽寂。忽又有數人大出怨言曰。三道題目。一道比一道難。已可恨。策問中偏說我們考縣知事的經濟。素裕真不可解。莫非要叫我們捐官麼。須知我們因無錢才考縣知事。若有錢還願來自討苦吃。耶。喃喃不已。

某次知事口試。應試人入場後。照章均須先謁見主試委員長。（即內務總長朱啓鈴）當有衆議員某君應試。其報名履歷并未書明議員官銜。乃委員長一見即曰。你是議員罷。某君答曰。然。又問。你是衆議員。抑係參議員。某君答曰。衆議員。又問。你辦過行政事務否。某君答曰。沒有。即以筆揮之。使去。及到光字號試驗場。有委員三人。高坐堂皇。先由首席某委員問曰。你做過議員罷。某君曰。然。諸委員均搖搖頭。又問。你從前沒有做過官麼。某君答曰。沒有。諸委員又搖搖頭。又問。你係何時由東洋畢業。及何時回國的。某君答

曰。我係宣統三年畢業。當年七月回國的。又問你在東洋共有幾年。某君答曰。六年。又問你畢業回來曾做些甚麼事。某君答曰。曾在南京做過參議員。諸委員等均熟視久之。大搖頭而特搖頭曰。問完了。請去罷。某君乃掩鼻而退。

有士子某。屆口試期日。赴試甚早。晨十鐘。卽至衆議院守候。徘徊門外。閒觀牆上布告。見有數人於卷內。因自署其名。均已被擯不錄。蓋試場規則。係用糊名式。暗中摸索。苟於卷內稱名。則疑預通關節。春光洩漏。自貽伊戚。亦可謂弄巧成拙矣。徘徊場外。久不得入。天氣既漸和煦。正午太陽炙人甚熱。乃詢警吏可入內休息否。警吏以爲可。並索卷票爲證。乃入。入後有警吏前導。延至休息室。又坐一時許。有招待委員翩然入室。有識之者。多起脫帽爲禮。某詢於衆。知爲內務部張長植其人。蓋一藹然儒者也。未幾一鐘已過。坐中

人三五閒談。幾忘有考試之事。忽聞鈴聲琅琅。處長吳笈孫一手握鈴。一面高聲禁止衆人喧譁。衆人肅然起立。遂卽按牌唱名。魚貫入場。當未入場時。衆人互言謂口試係學識經驗器宇三者並重。一般揣摩風氣之流。似早預聞此語。故有年過七十鬚髮斑白。此次均效唐紹儀。岑春煊故事。草薶無餘。有年未三十。恐以不及格被擯者。則均預留寸許短髻。作流行洋式。以冀投機。不料試驗資格中三十歲以上五字。竟有如是奇效。是亦民國考試一種趣聞。第一牌點名既畢。衆人均按次入座。朱委員長自外入。應試者聽候唱名。以次至臺前預備問話。其時間長者約五分鐘。其時間短者約一二分鐘。大約曾任縣知事及辦過地方公務者。問話較多。若僅有學堂畢業。或曾在中央爲某官者。則問話甚爲寥寥。問話畢。入休息室。約一二分鐘。再由警吏延入試場。場中有試驗委員數人。問話較多。然亦不甚窮究底蘊也。

考試知事政府注重老成一派。不料某屆二場考試將畢。竟查出黨人二人。迨往逮捕。早已聞風遠颺。有此事實發生。委員長朱啓鈴益爲注意。場內加添警兵偵探。嚴爲訪察。第一次口試。凡身着華麗衣服。雖答對如流。公事嫻熟。皆不取中。後試者有鑒於斯。均易以寬袍大袖之布衣。做出老成態度。以迎合主試委員之心理。故衆議院門前。又覺生出一種寒酸氣象矣。

第一屆知事試驗之總榜揭曉後。畢業生落第者頗多。有學生六百人。上書朱總長。語甚憤懣。錄其原呈。以見梗概。爲呈請刪改應試資格。以恤下情事。竊讀民國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大總統命令國務員全體副署頒布之知事試驗暫行條例第二條。所定應試資格。以三年法政畢業者。列諸第一項。皇明令在人耳目。議者均謂政府誠心求才。刷新政治。故學生來應試者。獨多。迨經第一試第二試揭曉。又居然多列前茅。方謂政府未始無誠。孰意一。

經口試。大反前案。凡錄取者。盡是有經驗之老人。學生等均。以未曾做過。前清十年亡國。大夫年齡未達五十歲。離死期尚遠。竟不能邀口試。委員之青睞。而概遭擯斥。或儕於丙等之列。實非意料所及也。政府須知學生等遠道來京。大非易易。其中寒苦之士。十居八九。多係典衣賣地。始得湊集川資。來京應試。詎料盡受其騙。夫政府既抱定人惟求舊力排新進之方針。卽不應規定畢業資格。今條例若彼。而考試若此。果何以見信於天下。在政府只圖開玩笑。行詐術。而不知天下之士。莫堪其苦矣。爲此請求政府。大發慈悲。卽將第一項資格。刪去。以免後來者。再受其騙。則寒士幸甚。全國學生幸甚。謹

呈

某屆甄錄試。場規頗不嚴密。試士往往於文思艱窘之際。輒從袖口或大衣內。扯出史論及鄉會試闈墨等書。以助靈機。甄錄題目既極普通。而又有種

種夾帶以便抄胥。故獲取者甚多。大眾以爲上次既如此。下次不妨放膽。及至正試。希望愈切。夾帶亦不得不略爲增添。免致枯腸失潤。孰知監試者惡作。劇場中巡視偏又加嚴。因夾帶扣考者二十餘人。內有現任知事二人。卽時勒令出場。不得與試。聞有一人當題紙接到後。從腰間取出巨紙一束。細字斜行密寫。殆遍。不知所抄何書。方一展覽。爲監場者窺見。遂來搜取其人。始尙強辯。以爲並非夾帶。且以兩手按紙不聽攪去。繼見不免。乃改變顏色。向監試者乞憐。復連連作揖。求其饒恕。一次正當長揖未竟之時。而門外乃有一身著警察制服者。入口曰。先生。今且去。下次再來。罷此公。乃靈魂若失。身不自主。隨之出院門矣。又曾有一人在廁所閱文稿。被巡警搜獲扣考。可謂慙不畏法矣。

試院門外所貼招領牌甚多。有遺失墨盒者。有遺失水筆者。有遺失手巾者。

棄甲曳兵倉皇出走此均不足爲奇而最奇者則在遺失卷票如此者且不止一二人無卷票則不能入場不知應考諸先生何以荒唐至此

入場後大家坐定有人冷眼旁觀細爲鑑別見有半倨半恭者望而知爲前清府縣以其曾執手版且嘗臨民也有尙帶寒酸氣習者望而知爲前清京官以其尙未純粹沾染官僚派也有舉止輕脫得意疾書者望而知爲新畢業之學生以其未知考試之艱難也有鷹瞵鸞顧盼自豪者望而知爲兩院議員以其猶有擲墨盒打議長之流風餘韻也有顰蹙搆思袖底露出敗絮者望而知爲新聞記者以其日作數千言伏案功深卽衣飾間亦不能自掩也其餘色色形形疑彼間非試驗場乃博物院也

第三屆知事甄錄試第一場派定者爲順天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河南安徽旗籍計十六處晨五鐘餘考員

陸續而來。率乘人力車。至則年歲老少不一。衣服華樸不一。雖南腔北調。併爲一場。然頗現一種穩健氣象。較諸上二屆則迥別矣。考員等率皆提皮包。或皮夾。子憶及前此考先生背考籃頸卷袋者。氣象迥別。六鐘餘入場。八鐘餘封門。題紙下。爲劉晏喜用士人論一題。申刻交卷。不准給燭。題目極爲明顯。於是抽筆書題於卷。大家構思而哼。哼。噙。噙。令人思薛大哥蚊子蒼蠅。不禁欲吃吃作鷺鷥笑。聲粗聲細入耳。洋洋。何突然中止。則十一鍾餘。麪包之給也。麪包半夾以糖。半夾以肉。麪包製法頗乾淨。夾糖者亦甜美。夾肉者則肉僅一片。如紙之薄。較諸飯館冷葷碟中物。尤爲玲瓏漂亮。不知郢人運斤。聖盡而鼻不傷。手段此廚司可與爭奇否耶。食畢。飲茶頗熱。可無腹疾之虞。場中溫度亦合。有大小解者。隨以老警劍佩。瑯然。惟僅許一人落後者。內急情形。雜以言噏。須臾。吟聲又作。及放頭牌二牌。均魚貫而出。至三牌放場。

於是皆提包出至門。有警士收券。此屆閱書者未能盡免監場者。則溫然其容怡然。其詞絕無前次強硬態度。至考員則所見率皆長衫馬褂。似人人皆具有知事資格者也。

三屆試驗第一次甄錄試時。有一士子甫出場。便大嚷曰。眞眞苦惱。子坐處也。弗寬麪包也。弗穀吃。要吃茶。哉。葉子未弗好。要小解哉。偏偏有個巡警跟倪。旁人聞之。莫不粲然。是場題紙爲漢通西域。宋棄西夏。若得若失。論有年。歲略大鬢已頽白。而剃面熏衣。猶作慘綠少年態者。相與言曰。是題恰是絕好兩扇格。前分後總。作來頗不費力。兄弟膽寫亦能字字入格。不似新少年之盡作草卷一字佔數格。當此維新時代。卽主試者尙未知見過字學舉隅。沒有吾輩自問。頗不弱。其一曰。俗語云。場中莫論文。吾輩逢場作戲。作得過去。便是何必認真。況且大日本平假片假作字。先不能畫一。我們就說看過。

湯也省的如此沾滯且行且談直走出宣武門去
字學舉隅也止可得失寸心知罷了今晚且與兄弟到北林房灌點外國米

完

33.00774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四版

會社 國民野史 小說



總辦事處
上海
九龍地盤
九龍吉安里
國華書局
新記
上海
五馬路
愛家坊
國華書局
新記

編纂者 李定夷
校勘者 包醒獨
印刷者 國華新書局
發行人 舒文
發行者 國華新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代發行 上海
益時還書局

上海 國華新書局 發行

6

404-15



071